

梦话

刘
焦
莉
著



特殊年代的擦肩而过
30年变幻的遗憾与真爱

当代世界出版社

寻访

刘焦莉 著

因《红楼梦》产生的跨国恋情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梦话 / 刘焦莉著.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090-0499-9

I. ①梦…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71782号

书 名	梦话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4号 (100860)
网 址	www. worldpress. com. 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03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010) 839084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54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0-0499-9
定 价	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 一 恋在中国 / 1
- 二 相隔两地 / 168
- 三 世事变故 / 244

一 恋在中国

玛格丽特·露茜做梦也没想到她会成为这个出访中国的代表团成员。她喜出望外地憧憬这次北京之行，上帝会帮她让她见着三十年来她老是做梦梦见的那个人吗？就在飞机落地前，她还在心里兴致勃勃虔诚地祈祷：上帝，让我见着他吧。

当她们一行来到前来迎接外宾的中方工作人员的队前时，她那双湖蓝色的大眼睛禁不住一亮，朝着站在队前的瘦高个中年男人轻声且激动地喊：“张宪成？！”

张宪成一愣，马上回过神，也用同样激动惊喜的声音喊：“露茜医生！”两人喜出望外地使用一种不须翻译而且面面相悦的手势表述相见的喜情。

“上帝，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露茜激动得无可比拟。

张宪成点点头笑说：“可巧！真比虚构还奇妙。”

露茜微笑着朝张宪成点点头，目不转睛地看着张宪成沉静喜悦的大眼出其不意地问了个谜语般的问题：“他还好吗？”就在露茜等答案的瞬间，她神情谨饬，形容牵念急切。

“还好。”张宪成心领神会地说。

登时，露茜脸上露出无限的轻松喜悦。她朝张宪成默默赞许地点了点头。她没想到几十年来她一直想知道却无法知道的消息，竟会在机场短短几分钟的迎宾仪式上顺利地得到答案。真有他和她的。不难

猜，当中一定有一段故事。

忙完大事正事，当中隔了三天，张宪成陪露茜来到 Z 州去见她谜底中的“他”。露茜一想到马上就要见着她几十年来只能在梦中才能见到的他时，不禁思潮翻涌。她从包里掏出本褐黄色棉纸竖排版汉文《红楼梦》，端详书皮上醇厚稳练的字迹，见字如见人。时隔三十年，人会变老，可心和心里的梦依然停在他们相识时的二十来岁，怎么都不肯老，只要一梦见他，不是在 Z 州福音堂就是在 K 地或是峨眉山或是……她想他肯定也是老梦见她，能确信这一点几乎是她的全部愿望。想到这儿她的面容竟像个恋爱中的女孩子，手不停地画着“张书奇”仨字。

露茜问张宪成 Z 州的福音堂还有没有？

“有。”张宪成肯定干脆地说。

“太好了！在福音堂见张书奇，行吗？”露茜用征询的口气问张宪成。

“好！”张宪成认真爽快地答应。张宪成对于这件外交事务外的个人私事，抱的态度是按客人的意思办。

而昨天刚从监狱出来的张书奇在他 Z 州上街的家里是屋走院院走屋，像出笼的鸟，展翅享受自由的滋味。可他脑里不停地想自己因何提前获释？

昨天，当狱头说放他出来时，他愣半天才回过神，他好奇地问那个办他案的王审讯官，为什么提前放他？那人嗔瞪他一眼，又嗔责他，说他是死脑瓜。他苦说他想弄清楚。王审讯官压低声说这年头是糊涂人管清楚人，你去哪儿弄清楚？亏你还是高干！

张书奇想来想去想不出缘由，他索性丢下这个想法，开开东屋门，一股潮湿陈味扑脸而来，他扫视尘灰覆盖的“福音堂”，心中充满惆怅。时隔三十年，物是人非，“福音堂”的主人在哪儿？他自己对自己

说：在他的梦里。他老是梦见她，三天两头。可每次梦她，她不是不理他，就是他远远看到她，可等他跑到跟前却又不见了她。不过，他总是拿梦和现实是反拍的这个没有证明是否管用的说法来安慰自己。只要能梦见她就是上天的恩赐了，哪还敢奢求相见？凭直觉，她的那半《红楼梦》早译完了。一想起译书这档事，他不由得摇摇头叹了口气，心说这辈子圆梦，怕真的是梦了。掐指算来，都五十多了。他走到钢琴前，轻轻掀开落满尘灰的墨绿色丝绒钢琴罩，无声的钢琴奏出肖邦的夜曲，直敲他的耳鼓。

啪，啪，啪……礼貌而有节奏的敲门声惊断他飘渺茫然的思绪。开门一看是董仁义，他既吃惊，又惊喜地看着老同事。董仁义悄悄告诉他说，有人在福音堂那里等他。张书奇惊慌地转着眼睛想谁会在那里等他？就在他愣的一瞬间，董仁义骑上洋车丢下他走了。当张书奇从愕然中回过神，不由得捶了下自己的头说：“傻！住监都住傻了。这傻可不是装出来的。监狱就是个要把精人变傻，傻人变精，最后把人变得傻精傻精的地方。”张书奇疑惑不安地在心里念诵福音堂，他听见福音堂就像被蛇咬过的人看见井绳一样惊恐意乱。他若有所思地锁起刚展开的眉头，两眼茫无目的地瞅着地，缓缓转过身，两手背在身后轻轻关上斑驳的黑漆木头街门，寻思着福音堂会有啥名堂？

张书奇仰脸看了看天，约摸九点来钟。他心说：“早去早回。再说好多年没去过福音堂了。”

一出门，张书奇让明晃晃的太阳光晃得睁不开眼。狱中这几年他感觉跟过阴间差不多，这猛一来到“阳”世，也不知现在是几月？咋还这么热？他突然想起昨天听监头跟一个人说立秋几天了，对，秋后有一伏，秋老虎余威也唬人。张书奇左手给眼搭凉棚挡着刺眼的光线，左胳膊酸了换右胳膊。由于心急天热，再加之几年来蹲监狱不活动，还没走多远就一身汗，身上的圆领白汗衫贴在身上，整个人，原形几

近毕露，比X光照片所强的一点就是骨头上有瘦肉。人虽清瘦，但他眉宇间流露着自尊与体面，通身飘逸着儒雅、沉郁、自信的气韵，透露出挡不住的魅力。

来到福音堂，他一头钻进离门口不远的黑槐树浓阴下，从裤兜里掏出叠得方方正正的方格小手巾，边擦汗边喘息边环顾静悄悄的院落，只有树上的知了一声接一声地“知了——知了”。他无意识地仰脸想瞅瞅藏在树叶间的知了，可知了尿了他一脸，像毛毛雨一样凉刷刷的，他赶紧往一边挪了挪，用手巾抹了抹脸，自嘲地说：“这算啥名堂？”

他若有所思地打量着这座当年和美国人建的华美医院、意大利人办的公教医院并称Z州三大欧式经典建筑的福音堂，而今房旧屋破，像被抄了家似的一幅凋弊败相。时间真能磨去世上万物的光华，可有一样东西磨蚀不去，那就是“爱”。而此刻的张书奇脑海里被他和露茜的爱占得满满当当。露茜离开这里三十多年了，漫长？短暂？

他心说的话还没结束，就见刚才给他传话的那个年轻人微笑着走到他跟前，客气而有礼貌地对他说：“张书奇同志，教堂里有人等。”那人说时侧身指了指身后破旧的教堂。

张书奇疑惑地眨了眨眼，耳朵半天转不过“同志”这一称呼，心里嘲讽说：“狱里狱外两重天，昨敌今友变川脸。‘称呼’易变心难变，纵有千面也枉然。”

他没有表情地跟着年轻人朝教堂稳稳重重地走去。快到教堂门口，年轻人往前紧赶几步给他拉开油漆脱驳露出黄色木头的洋式门，人麻利地闪到一边，礼貌地向他摆了个请进的手势。

张书奇表情淡然，不卑不亢，好奇地走进他过去常来听课的洋教堂，心说倒要看看屋里究竟有什么洋名堂。张书奇从屋外的强光猛地走进光线稍弱的室内，还没等眼睛适应过来，张宪成赶紧走到张书奇跟前，拉着他的手轻轻拍拍他的肩膀激动地说：“老同学，你看谁来了？”张宪成指着他站在他侧面的露茜对张书奇说。

张书奇使劲眨了眨眼，明亮的大眼一亮，惊讶忘情地喊：“露茜！？”

“书奇！”俩人几乎同时喊出对方的名字。露茜上前扶着张书奇的胳膊，眼睛在张书奇的脸上瞅来瞅去，像打量失而复得的心爱之物。

“书奇，这不是梦吧？上帝，赶快喊醒我吧！”话音没落，她笑着的脸上泪水潸然而下。张书奇就像三十年前一边哄她一边轻轻抹去她白皙脸颊上晶莹涟涟的泪珠，说：“好露茜，不是梦。”

张宪成和董仁义悄悄退出门外。

露茜像听话的小姑娘似地点点头，嘴里小声说：“不是梦。”露茜的长睫毛上挑着晨露般透亮的泪花，迷蒙的泪眼看着张书奇，哽咽着说：“做梦老是梦见你，每次做梦醒来胸口又沉又闷，像压块石头，心里一遍遍祈祷：梦想成真。书奇，你肯定也常梦见我。”

“三十年，一万来天，我梦里的舞台上你天天亮相，幕幕是主角。”张书奇看着露茜的眼语调沉闷而激动地说。

“好梦万岁！”露茜压低声喊说。

“我们为梦尽职。”张书奇拍拍露茜的扁肩膀说。

“看，老了呀。”露茜抚摩张书奇额头上浅浅的皱纹说，“书奇，你的样儿——脸色熏白，眼泡微肿，光头上刚刚拱出齐刷刷的花白头发茬像刺猬，你怎么像……”露茜话虽没出口，但张书奇知道她说他怎么像刚从号里出来。

张书奇心说：可不是刚从号里出来么？号里人身上特有的标记跟平常人不一样。张书奇心里斗争跟露茜说不说自己就是刚从号里出来。他转念一想，觉着刚见面就说这叫人扫兴的事不妥，再往深处说原因又是因她而起，那会叫她更不安宁。不高兴的事独吞才是男人。张书奇极其自然地把话岔开，淡淡一笑说：“只要心不老。”

露茜嘴里重复“心不老”三字，眼却看着张书奇说：“你说的跟我心里想的一样。青春在心不在貌。”

“一千多年前李商隐就对咱们说了‘心有灵犀一点通’。哪怕多少年不见，心里不离不弃，时间无法改变我们的心。”张书奇神情自信，语气柔和地安慰说。他看着露茜泪光盈盈的笑脸像秋日带露的玫瑰，虽没了夏天浓烈的芬芳，但花香依然袭人，最叫张书奇喜爱的是她那一如从前的扁扁的肩、扁扁的腰、扁扁的黑带袷皮鞋里套着的扁扁的脚，还有她身上穿的红灰白格格上衣，洋气大方有品位。张书奇喜欢露茜穿格格衣裳的喜好和审美。张书奇清楚地记得头一回见露茜，她穿了件绿白相间的格格翻领上衣，那绿是绿中泛着黄白的绿，那件叫人看了就不会忘记的格格衣裳，罩着她线条流畅柔软的腰身，衬得她人如花萼，含蓄清丽，浑身洋溢青春活力……张书奇的记忆一下掀到三十七年前在这里初识露茜的那一页。

——1933年4月上旬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省邮务管理局邮务长凯特带张书奇去福音堂找女传教士露茜医生给张书奇补英语。凯特和张书奇随前来听课的人鱼贯走进教堂。

他俩刚坐稳，就见露茜神情轻松，笑容可掬地走上讲台。张书奇在台下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年轻貌美的露茜。她身着绿白相间的格格衣裳，神情优雅，浓密的长睫毛像花瓣上缓缓扇动翅膀的蝴蝶，湖蓝色大眼睛清纯明丽，张书奇心里叹说：“天哪，这可是双叫人过目不忘的眼睛。”

只听露茜用流畅的汉语说：“西国有医院，分为内科、外科、女科、儿科。医院对医生要考试其能否，品第其高下。所以西国医术，精过中土。尝见欧罗巴洲，如古之罗马，埃及希腊等国，两千年以前医书，不及近代精详。然所论大概确凿有据。惟中土医书，悉皆游移影响，欲将西国医法流传中土，大是难事。华人偏信本国古书，西国医理，非所习闻，每多不信，此一难也。泰西所用药品，各国皆同，中土未能通行，此二难也。西国医书，未经翻译唐文，中土人不能遍

读，此三难也。中土医学，官吏不加考察，人皆墨守古法，不知集思广益，此四难也……”

张书奇张着嘴听呆了。他心想她说的“唐文”不就是汉字吗？汉字唐文，张书奇突然想到汉字并不是汉朝才有的，可为什么叫汉字？这当然是刘邦建立的汉朝厉害。不管是中土人还是外国人，总好用唐朝代表中国，这足以说明唐朝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有不可替代的永恒。“唐”字好听，和善亲美。“唐”字平稳厚重如山。“唐”，大唐帝国傲然屹立在历史的长廊，几千年唐韵犹存，就像一位过了不惑之年而风韵尚在的美丽女子一样，时光消磨不去昔日的风华。

张书奇禁不住心里畅想，倘若唐后的皇帝都跟唐太宗那样，现在世界通用字怕是汉字唐文了。说不定他张书奇跟这位美丽的英国女传教士一样，可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五千年文明。事实证明国强文强，国弱字弱。不过，能叫美丽的洋姑娘讲唐文真是汉字的福气。与汉字唐文相媲美的“汉唐雄风”刮起的“脏唐臭汉”的气味，也呛得人掩鼻。“汉唐雌风”不但某种程度压倒了雄风，还颠倒了“龙凤”次序，从而书写了“男女都一样”的历史。男皇帝能办到的事，女皇帝照样能办到，置面首，养男宠，如此母仪天下，天下男女之事不管怎么做都不算出格。

张书奇正放纵思绪穿古越今漫无边际地联想着，忽听露茜说：“昔英国有名老巴者，年一百五十二，十数年前，犹能生子营作。英王召见，赐以美食，奄忽而逝。医者割视脏腑无病，但因饱饫太过而死。此中土所称考终命者也。……”听到这儿，张书奇禁不住心说，这英女王成了个杀害寿星的刽子手。不过能死在女王手里，做鬼也情愿。不管怎样，落个撑死鬼总比饿死鬼强。七分饱是不可颠覆的长寿真理。人來世上所带口粮是有数的，早吃完早结束。东西方人虽皮色相异，但内脏功能一样，上天造人还算公平。

只听洋老师又说：“上古人寿有逾数百年者，中古百年为度，近世

人寿愈短，大多因嗜欲思虑劳苦疾病所致。中年以后，不必有因，而亦日衰乏，衰极则死。虽有良工，不能与造化争权。使人有生无死也，惟体质壮健，善于调养者，终身无病，全其天年。”

接下来洋老师讲她在卫地加拿大传教士办的惠民医院、Z州意大利传教士办的公教医院和美国人办的华美医院所碰到的临床病例宫外孕用西医治效果如何的好，西医做手术很快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倘或用传统中医止血调理会大大误事。西医的应用价值最终会让东土人认识和接受，将来西医与中医平分秋色。她说下节讲《妇婴新说》，接着下课。她朝教室里的人微笑点头，那一笑美得就像花努嘴般绽放。

听课的医生陆续散去，凯特和张书奇从座位上起来伸伸懒腰长长身，他俩对了个眼色，朝还站在讲台上收拾书的美女老师走去。

露茜走下讲台，微笑着迎着凯特。凯特迈开长腿潇洒地走到女老师跟前，“露茜老师，辛苦了。今天把补课的学生给你领来了。”凯特指指他身边的张书奇。露茜朝张书奇点头。凯特对张书奇说：“这就是玛格丽特·露茜老师。我们英国的才女。”

张书奇上前朝露茜鞠躬说：“学生见过老师。我叫张书奇。弓长张，书是书本的书，奇是奇怪的奇。”张书奇说完才直起身，用尊敬的眼神看着老师的眼睛。

露茜微笑着上下打量张书奇。凯特拍拍张书奇的肩，对露茜说：“张书奇是我的副邮务长，我的好助手，也是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麻烦您了。用心教。”

凯特指着露茜对张书奇说：“你的老师说一口标准的伦敦英语。”

露茜不好意思笑说：“甬戴高帽了。”

凯特笑对张书奇说：“那就拜师吧。”

张书奇后退一步，对着露茜边鞠躬作揖边说：“请老师受学生一拜。”

露茜一看张书奇这架势，也赶紧弯腰还礼，伸开两手虚接，笑不

迭地连说：“免了免了。用你们中国的话说‘教学相长’。”露茜激动的脸颊绯红，一双湖蓝色的眼睛也笑弯成月牙。

凯特看着张书奇拜师的样儿也不由抿着嘴儿笑，侧眼打量张书奇说：“张书奇，真看不出你还有这套本事，你拜师的动作像中国的皮影。”

张书奇指着地上自己的身影笑说：“皮影一张。前天刚看过皮影《拜师》，这就派上用场了。”

凯特哈哈大笑说那皮影不似这皮影。凯特夸露茜中文学得好，并玩笑地说可别“邯郸学步”。

露茜耸了耸肩笑说：“母语是生命之语，想忘都忘不掉。就像你想忘掉你的初恋一样难。其实你教张先生英语不也行吗？”

“噢，我的乡音像长在了舌头上，怎么也改不掉。要学就学地道的伦敦英语，将来他去伦敦进修，过不了听力关，怕影响交流和学习。”凯特很认真地跟露茜交代说。

“能遇上你这样负责任的上司或同事，真是前世修来的福。”露茜充满敬意地看着凯特说。“放心吧，不辱使命。”露茜爽快承诺。

张书奇趁着露茜和凯特说话，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眼，他想近实远虚，近看比远看更美。他心想玫瑰花估计就是比着眼前这位美貌姑娘长的。青春活泼，举手投足都是按照淑女课程来的，看得出从小就有良好严格的家教。露茜老师的美颠覆了张书奇心中只有中国古典美女才算美的固有观念，也彻底打破他一向认为传教士都是木着脸讲人的前生来世的洋老妪洋老翁的观念。世间事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他也看到她身上有股不安分的勃勃生气。看着看着他就不自觉地用手空画露茜的眼型。

一眨眼一幕。思绪比时间快。三十年前那朵带露玫瑰跟他眼前一脸秀丽沧桑的露茜一比，心里慨叹“眼睛一眨，小丫变‘老鸭’”，但

他心里的露茜永远止于初见。

“书奇，咱们初识情形就在眼前。”露茜语气肯定地说。

“是。你带来了我所有的记忆。”张书奇百感交集地说。

“这么说我把你的心带回来了。上帝，我没白来。”露茜微一仰脸语气兴奋地说。她转过身弯腰吹了吹身后连椅上厚厚的浮灰，又从包里掏出两张纸垫在连椅上，伸手示意张书奇坐下。

“现在中英通行了吗？”张书奇边弯腰坐下边急切地问说：“你怎么来了？”

“快通了。”露茜语气中带着喜悦地说。“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的首相换成希思了，他一上任就着手英中建交的事，这次我来中国，没想到这么顺就见到你了。”露茜激动地说。

“天空出虹（jiàng）了！”张书奇说时不自觉地仰脸看着窗外的天。

“对，我就是沿着虹过来的。”

“太意外了。这些年我以为太阳底下一件新鲜好事都没有。这下可好，这下可好。”张书奇兴奋得两手绞在一起在胸前折来折去。话都说不好了。

“可不是嘛。做梦也没想到还能见着你。梦魔把咱们的梦劈成两半，一别就是三十年。”露茜说罢这句话环视三十年前自己在这里向中国医生像布道一样讲西国医学的洋教堂，其景其情如在眼前，她仿佛看见自己昔日充满朝气年轻的身影，听见自己讲课的声音，想到这儿，她欢欣地说：“书奇，走进这屋我就像回到过去，我心里一直把你定在来学英语的那天。你呢？”

“跟你一样。”张书奇像个孩子似地说。

“当你有那种感觉的时候，常常会遇见跟你有同样感觉的人。”露茜慨叹说。

露茜眼前回放她给张书奇上第一课的情景：

——1933年4月中旬一个星期日的一大早，张书奇来到福音堂，一看教室门还锁着，他就在门外来回踱步。这时露茜从外边散步回来，见张书奇站在教室门外，惊讶地说：“程门立雪？”

“想得真传学真本事嘛。”张书奇看着洋溢青春气息的露茜笑答。

“咱们先上课。”露茜走进教室，坐在第一排靠门的课桌前，并伸手示意跟在后边的张书奇坐在她对面。露茜翻开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国王回勒替斯的一段话，露茜说她念一句张书奇跟她念一句：“我们所要做的事，应该一想到就做，因为人的心理是会随时变化的，有多少舌头、多少手、多少意外，就有多少踌躇，稍一迟疑就会遭遇种种迁延阻碍。到那时再谈该做什么，只不过等于毫无效用的长吁短叹，惟有伤身而已……”她要求张书奇自己念，并要求他二十分钟背会，并写一篇不少于两千字的感想。用英文写。

背东西是张书奇的强项，加之这篇是他从心里喜欢的文章，背得更快，只用十分钟就背会了。露茜心里暗暗赞赏。接着他铺开纸，胸有成竹地动笔。他说这段话说得他心服口服。生活中，类似的事常发生。最叫他能忘记的事是有一回，他在地摊上碰见一本好书，犹豫一下，心说等回来买，可等回来再来买时，啥也没有了，他怅然若失，心里悔不迭地拍着自己的头交待自己记住这个教训。人是在教训中长进的。还有孝顺之事不能等，因为“今天脱了鞋，明天还不知道穿不穿”的俗语中透着人对未来无常的担忧。因此，要一想到就做。读到这么好的一段话，叫他心里豁然通达，他感叹大家就是大家，只有大家才会告诉人些什么。绝境中能给你勇气和力量的东西就是好东西，迷乱时能叫你清醒的书就是好书。他感谢露茜老师给他选了这么好的文章，也感谢凯特给他找了这么好的老师。

张书奇像考生答卷一样全神贯注，露茜坐在一边看书。张书奇偶一抬头，瞟一眼她手里的书是汉字，再一细看是《红楼梦》。张书奇心里一惊。

张书奇把感想恭恭敬敬交给露茜。露茜双手谦虚接过文章，一看凤颜大悦，点头称赞。文章立意新，事小情大；文笔从容淡定，语言流畅，从而看出这大男生肚里喝有几瓶墨水。难怪凯特这么赏识他还要派他去英国进修，能得到以挑饬出名的省邮务局长的赏识可不是一般人所能的。想到这儿露茜不禁重又细审张书奇：一副中国人心中最理想的天庭饱满地阔方圆的长相，高额下一双亮晶晶的双眼皮黑眼睛闪着平静且睿智的光，白黄色的肤色透着健康红，高挺方直的鼻梁端正正，嘴棱角分明，差不多一个城北徐公。

上完课，张书奇随意问露茜：“英国距中国这么老远，一个女孩子也敢来？”

“那有什么不敢？中国女孩子也有在西国学习的。”

“敢出国做事的女孩子都心存大志。”

“不全是，也掺杂好奇心，比如我。”露茜用手指着自己说，“我在伦敦医学院读书时，我的一位教解剖学的老师大讲特讲中土文明。当时有好事者从中国偷偷带到英国一只熊猫，轰动伦敦。有一天说到熊猫，老师禁不住在黑板上用汉字写‘中国有熊猫，有我们英国人喜爱的瓷器，丝绸，茶叶，还有了不起的《红楼梦》’。黑板上的汉字叫我稀罕的了不得，世界上有这样美妙的文字。我就比葫芦画瓢把黑板上的一行字抄了下来。就是那堂课，我心里萌生了去中国的想法。晚上就做了个梦飞到中国，梦醒后，去中国的愿望更强了。我决定去梦中的中国寻我的中国梦。之后，我就叫老师教我认汉字。我问他的汉字是跟谁学的？老师说他在北平的协和医院跟一位漂亮的中国女医生学的。说到女医生，老师用眼睛宣布他温柔的爱情。我把我想去中国的想法跟老师一说，老师又是赞赏又是鼓励也有担忧，他担忧汉字不好学，当然跟不好学不一样。前头的‘好’字读三声，意思是容易；后边的‘好’字读四声，意思是喜好爱好。并说花时耗神。我说我压根儿好挑战自己。”露茜说到这里挑衅性地把头一抬，俨然挑战胜利的

姿态。张书奇看着露茜的神情，用分析的口吻说汉字并不像您那解剖老师说的那样难，是吧？女生天生就是为语言生的，个个巧嘴八哥似的。张书奇礼貌地伸手示意露茜接着刚才的话往下说。她说：“大大前年政府选派学妇产科的医生来中国，我参加考试，一举考中，取得资格。如梦所愿。我在心里感谢上帝善解人意，心里着实美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来到中国没多久，就从一位老传教士手里找到一本《红楼梦》，书页里方方正正的每一个汉字就是一朵花，一首诗，一个哲学命题，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动听的故事。”她湖兰色的眼睛望着玻璃窗外耷拉的爬山虎，若有所思地说，“我在Z州意大利人办的公教医院妇产科当医生，每托起一个男娃娃，家里人就喜不自胜，外人道贺称‘弄璋之喜’。而生女娃娃的家人就不那么喜幸，只道谢说‘弄瓦之喜’。生‘璋’生‘瓦’决定女人在家中的地位和待遇，只生‘瓦’不生‘璋’的妈妈在家矮人一截。我听了很是愤愤不平，我说生男生女可不怨女的。可这些母亲盲目地把生‘瓦’不生‘璋’的责任归咎于自己，叹着气怨自己没成色命不好。”

年轻的露茜医生把开导盲目生育的中国女性当成自己的使命。张书奇也从露茜身上看到她做事的执着和心态。张书奇对露茜说老师您说得很对。露茜微微一笑，故意眨巴下眼说：“跟我说话时把‘您’字下边的‘心’去掉。”张书奇心说这个洋老师对汉字细微之别很清楚啊。但他心里还想试试她的中文水平到底有多深多浅。于是他用谦虚的口气跟露茜说：“老师说的‘璋’‘瓦’我略知一二，可不知为什么这么说。”

露茜看了张书奇一眼，见张书奇脸上没有考她的嫌疑，这才忽闪着那长睫毛慢腔说：“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弄之璋。”露茜拿出平时念经的语调念完后，目光落在张书奇脸上，意在问他对否。张书奇欣然点头称赞。他略一沉思说：“生男孩还有一种叫法叫‘悬弧大喜’和‘闾左挂弓’，老师知